

文 单中海

# 我与国庆大游行

小时候的国庆节年年都有大游行，跟着街坊里的大哥哥们去人民广场去看大游行，这是极具挑战性的事情。人民广场周边的道路那时早已封锁，要突破警察和民兵设置的封锁线，难度堪比唐僧取西经。每年都铩羽而归，轧轧闹猛罢了。终于有一次，钻小弄堂，穿过人家的天井客堂间，七转八弯、鬼使神差地突破了封锁线，居然到达了和人民广场一街之隔的丰实果品店门口。我发现，人民广场像个竹壳热水瓶，四周用竹篱笆围了起来，只能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，看到篱笆缝隙间的绰绰人影和摇曳的彩旗顶端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也足足兴奋了一个礼拜，也由此产生了一个梦想，希望自己哪天也能走进人民广场大游行。

小学四年级时，居然梦想成真了。开学

第一天，老师通知我，让我参加国庆大游行。我知道，这可不是人人有资格去的，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：第一要品德好，第二要学习好，第三要卖相好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按前两个条件挑选你去，我们信；按第三个条件，怎么也轮不上你啊？其实，我小辰颜值很高，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，后来年纪上去了，颜值才下降的。接下来，天天放学后以后到沪南体育场排练。九月下午的太阳还是辣辣的，一个礼拜晒下来。一个礼拜晒下来，我的皮肤已接近巧克力色了，后来，再也不能返白，一直练到9月底，总算练好了。老师说要统一服装，一开始，我还以为是每人发一套，不料，老师说要自己准备，规定男同学白衬衫蓝裤子白

跑鞋，女同学白衬衣花裙子黑鞋子。

白衬衫蓝裤子白跑鞋本来家里都有，我带着这三件装备到学校，白衬衫通过了，蓝裤子与白跑鞋却被卡住了。原来，蓝裤子穿的时间久了，洗多了褪色了，远看像一条灰色裤；白跑鞋也早已穿得黑溜秋醜陋兮兮。老师说，不行，怎么办？哭出乌拉回家告诉妈妈，妈妈说：“不哭不哭有办法。”她马上到商店买了包蓝颜料和一包鞋粉，烧了一大盆开水，把颜料洒在里面化开，再把裤子放进去浸泡几小时，然后拎起晾干，哇！和新裤子没啥两样，那刷跑鞋用鞋粉擦一擦，卖相也恢复了。第二天，老师点头通过，并再三关照：10月1日早上4点半到人民广场南边武胜路集合，绝对

不能迟到！记得上世纪60年代，气候与现在不太一样，9月份早晚已经很冷了，要穿绒线背心、两用衫了。早上4点半集合，3点钟就要起床了，匆匆吃碗泡饭出发。那是天还没亮，路上公交车都没，只好用两腿走。穿着白衬衫蓝裤子，一路上秋风扫落叶迎面吹来，我打着寒颤，冷得上下牙齿“咯咯”作响。赶到武胜路，找到队伍排队，点名，老师再三叮嘱注意事项，然后耐心等待。游行10点钟开始，现在一休息，浑身发冷……直到8点过后，太阳出来了，才感觉丝丝暖意。

终于，国庆大游行正式开始了，歌声、口号声、鲜花、红旗、气球、彩车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。原先游行都看不到，现在我亲身参与其中，跟着一起高呼口号，怎能不热血沸腾呢？游行结束，回到家，依然没有平静下来，但妈妈一摸我的额头，说：“走，看医生去！”到医院一量体温，39℃，真是难忘的记忆！

## 趣雅之赏笔记书

文 姚一鸣

每年的上海书展我都会去，是看的多买的少，今年是个例外，花了五六百元买回了一堆书，实是因参加了书展的一个活动，有点咨询费，正好用来买书。那天在中国出版集团的摊位上，看中一本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民国原版重新出的《小姐须知》，乍一看即十分吸引人，小三十二开精装，紫色的面底，张光宇的字与画看着令人亲切，书中还有邵洵美的文字，两位大家的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。但翻了又翻，这其实是笔记本，将近一大半篇幅是空白的，犹豫一下未购。

归便查询《小姐须知》出版的相关情况，《小姐须知》出版于1932年，绘图者张光宇，著文者邵洵美（即邵洵美）。据当年《大光明》广告言：“诗人邵洵美，近著《小姐须知》一书，书中备述小姐应知之语。语无不趣，言无不美，冷隽讽刺，真为交际界中之宝库，而装订印刷，极为精究。每册仅售一元，由新月书局独家门售。”这是一本娱情遣兴之作，说它是书也好，是笔记本也好，邵洵美如民歌般幽默的诗句，配上张光宇装饰性极强的画作，受到了当年女性读者的欢迎。赵景深在《文坛回忆》中曾到过此书：“林语堂与他（指邵洵美）唱了一大段对口相声，语堂把洵美介绍给某洋女士：‘他是《小姐须知》的作者。’那洋女士便嫣然一笑，一个兰花指的姿势，娇声地说‘那末我想写一本《少爷须知》。’”后来苏州姚苏凤果然编了本《少爷须知》，那是另话了。

注意到《小姐须知》的封面并非是原版的，但比之原版毫不逊色，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团队翻新如旧，很好地再现了一本旧书的风彩。整个制作过程也是精益求精：“直到第三次打样，封面烫珍珠白，才有了点对路的感觉，但书脊的反白烫印效果又不理想。于是重新修版，再烫出来，又觉得太跳、太过工整。后又几经反复，确认了现在的封面烫银、书脊烫印的工艺——封面第一眼看起来比较含蓄，拿在手里银色反光的刹那又较为闪亮；书脊文字的豆绿色，在紫色的布面上，也很耀眼。内文图、环衬图、围绕文字的花边，经过设计团队反复处理，还原得几近完美。”（左左《翻新如旧——再现邵洵美、张光宇的一次合作》）有了这么多吸引人之处，第二次再去书展时，购下了《小姐须知》。

其实这样的充满雅趣的笔记本，在现时也有极好的传承。张立宪领导的《读库》团队，就出版了读库笔记本系列（即读库notebook），又可称是笔记书，其主旨是可读、可看、可画，每本书都根据不同的主题专门设计，如丰子恺的“佛性·人性”，陈师曾的“北京风俗”，关良的“良公戏画”，李可染的“画龙点睛”，任率英的“墙上美人”，谢有顺的“市井”，贺友直的“纸上做戏”等，还有外国名著插图、古籍选印、版画、连环画和汉石画像等。每本notebook都用上好的纸张精印，加上一流的装帧设计，使读库笔记本系列成为收藏市场的新宠，受到了文艺青年的青睐。读库notebook不仅是《读库》的衍生产品，亦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创品牌。

近日有幸得赠一本读库notebook的早期笔记本，是2008年制作的“两相惜，两相随”，平装两册，两相惜是爱情主题，两相随是旅行主题，笔记本中印有几十幅电影海报，并配有如诗般隽永的文字。笔记本封面印有“谨赠废纸帮的朋友们”，原是废纸帮定制的赠品，作为废纸帮微信公众号的忠实读者同时又是作者，得之非常高兴，借助读库notebook这个文创品牌，来宣扬废纸帮的旧书文化，这也是一种创意。另外，我还有上海人美、译文、巴金故居“点滴附册”的笔记本，亦有各种精美图案，不过和读库notebook相比，制作上还不够精美。

其实在80多年前，丰子恺即谈到过notebook：“我凡读知识学科的书，必须用notebook录其内容的一览表，所以十年以来，积了许多notebook，过了几次迁居损失以后，现在废书架上还留着半尺多的一堆notebook呢。”（《丰子恺思想小品》）具有前瞻眼光的丰子恺，想不到他的画，80多年后也选入了notebook。

## 视野



《流光溢彩长宁路周家桥》——摄影：赵银交

## 诗意的上海

文 于超

“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，从1978年到2018年，你对上海最大的变化感受是什么？”当我在微信群、朋友圈做这样的询问调查时，朋友们你一言，我一语都给了我回答。综合反馈如下：1、上海城市的日新月异发展，有目共睹。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，生活电器代替了繁重的家务活，住房也改善了。2、随着网络、微信的发展，世界变小了，智能化科技出现了。3、上海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更多的追求，尤其是“年轻”的老人们。现在60岁以上有上海户籍的“年轻”老人比小青年们都多，生命质量也大幅度提高。与其说40年来的改革开放，上海人在生活中逐渐享受着上海，倒不如说上海人正在拥抱着诗意的上海。

对于出生、成长、生活、学习、工作“定格”在上海的及众多诗友来说，与上海这座城市融合共生长，经历了由低层次向较高层次需求，到退休后的年轻老年时期，还有着与诗意上海迅猛发展同进步的自我实现的需求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上海，随处可见汇聚着海纳百川，对自己充满信心，对社会充满激情，对祖国充满热爱，用诗歌的形式，体验着自己的幸福生活，讴歌和表现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注和想象的人群。今年5月，恰逢好友忻愿从美国纽约回沪探亲，我力邀他一起去七宝聆听一场由七宝镇总工会主办、台胞承办，市朗诵协会参与的“五月抒怀——上海朗诵爱好者展演决赛”。观后，忻愿兴奋地说：“朗诵是一种传情、出声的阅读方式，想不到上海人的朗诵水平如此之高，个个都像播音员。台胞的普通话朗诵也非常到位，今天这个场面，是我想象不到的。纽约已经是美国最热闹的地方了，可与上海一比，真的冷落多了。”……是的，喜爱这种给人以视觉、听觉的朗诵艺术享受的上海人确实还真不少。仅上图每年举办的四季轮回的四场朗诵会，就吸引着超额预定的不少观众，

而且都是场场爆满。

除了朗诵，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上海，“茁壮”出众多诗人，及“蔚然成风”的各类诗社。仅我知道的浦东新区，就有浦东书院诗社、军界诗人社、朝文诗社、新城市诗社、华夏诗社；杨浦区有复旦诗社、同济诗社、耕云播月诗社、新南诗社；黄浦区有上海诗人社、城市诗人诗社、浦江诗社、世界网络诗人联合会、测试诗社；静安区有新城市诗社、静安诗社、长衫诗社、海派诗社、世界汉语新诗研究会、中国诗协、遐龄诗社；崇明县有上海滩诗社、龙之舞诗社、海上风诗社、上风诗社；普陀区有滕胧诗社、墨色韵染诗社、子文诗社、华师大夏雨诗社；宝山区有上海大学的震雅诗社、昆仑草诗社、顾村诗社、后现代诗社、谷风诗社；长宁区有古诗诗词社、东方诗词社、靖轩诗社；奉贤区有上师大诗社、海棠诗社、华理诗社、御风阁诗社；嘉定区有雪梅诗社、风月诗社、嬉笑怒骂诗社；闵行区有雅剑诗社、笛声诗社、诗赋万里诗社；松江区有往事如烟诗社、东方诗歌社；金山区有竹林诗社；徐汇区枫林诗社、新月派诗社；虹口区有虹口诗社、盛世狂人文学社等等。在所有的诗人中，我最熟悉、最敬佩的当属桂兴华了。近40年来，他的诗歌一直激荡着时代的正能量。从1980年一首《喝吧，大伯》诗歌，获得上海市青年诗歌比赛一等奖后，桂兴华越发不可收，连续创作了长诗《跨世纪的毛泽东》、《邓小平之歌》、《中国豪情》、《祝福浦东》、《永远的阳光》、《青春宣言》、《智慧的种子》、《又一次起航》等。因为“迷”诗，我也就“迷上了”这位诗人，追随着他的“诗眼”。2004年8月，在武夷路的国际体操中心，由长宁区委宣传部等主办的“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

大型诗歌朗诵音乐会”上，当孙道临、秦怡、桂兴华三人合诵，并由桂兴华领诵，当一起诵到“小平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去哪里了？”这一段对伟人呼唤与怀念时，手势加回声，激起全场雷鸣掌声……会后我拿着《邓小平之歌》节目单找桂兴华签名，他很直爽地挥笔而就，留给我极好的印象。以后只要见报上有他的讲座，我是一场不落都去聆听。2011年7月，在浦东塘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，由塘桥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为诗人桂兴华举行了工作室的揭牌仪式，由此成立了“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”。桂兴华则通过媒体广告吸引和凝聚了众多诗歌朗诵爱好者，我也成了其朗诵团的一员。同年11月，在为地铁职工创作的诗朗诵《平安，上海地铁》之后，顺势而为的桂兴华通过几年的参与创作，和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“地铁朗诵角”。

初夏，一个偶然机缘，我结识了中外散文诗学会主席团委员上海分会主席秦华女士。同月，参加了由黄浦区图书馆举办的“仲夏百花荟 诗坛群英会”——著名女诗人秦华（巴伶仁）女诗人梅芷新诗集发布赏读会。仅到会各个诗社就有30余家，诗社成员、诗歌爱好者有300余人参加。我也有幸地朗诵了女诗人梅芷的诗作《早春江南》，同时还认识了不少诗友。翌日，又去卢湾高级中学，观摩了由500多位年轻老人组成的各支团队参加的上海市首届老年团体朗诵比赛。

40年来的改革开放，作为上海年轻老人的我，真正亲历见证的是，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的写诗、诵诗这样的小众文化上升到大众文化的全过程，并浸润在诗意上海的骨髓里。这真是：宏图愿景四十年，上海人民受益先。城市生活诗意美，精神面貌实超前。吟歌唱颂心声意，跃进申城再续篇。复兴征程途漫漫，鲜花簇景喜连连。